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

齊民四術卷第六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禮三

書所見二生

予以嘉慶辛酉九月至揚州未幾有江都東鄉佛感洲之
卞孚升茂才

萃文

偕其鄰丹徒學生某甲見過出示刻本

兩冊皆舉地方公事者條目甚詳具其行止權在太守吏
胥需索掣其肘時張古餘權守事余以告遂得舉行及甲
子夏予避暑金山去佛感洲十里許益聞卞君所以爲鄉
人敬服者卞君方居母憂予往弔其地村聚相望遠者才

半里而一聚不過十數家。中途見村童十數人偕行，舉步端整，長幼有序，心疑爲卞君弟子。因問卞君居其長者，引予行。其時已逾百日，釋麻期而卞君面深墨，肌瘦削，與辛酉初見時大殊。喪禮久廢，見卞君令人深素服，素冠之，嘆留其家一宿而別。問之聚人，自奉諱後，足故未一出戶也。又後數年，聞卞君與某甲離婚事。某甲好交遊，選刻時人詩文，事振援。卞君謂其有心世道，因爲子聘其妹。地方公舉鄉人以重卞君，故言無不從而舉行。經理則某甲司其事，歷十餘年。卞君乃知其染指不堪狀，因延附近十餘村之耆老，具酒食，亦召某甲飯畢。卞君下階四拜，告耆老曰：

萃文不識某行徑如此前後誤諸公不少我之子何能爲
伊家壻卽出庚帖當衆退婚某甲窘甚收庚帖走出遂入
揚城因緣歲餘納女於阮氏旣與阮氏結婚乃回里搢紳
間以阮氏故益重某甲而鄉人卒不齒之丙子予薄遊宜
興見吳謹樞茂才辰行治略同卞君其鄉人敬服亦不後
下君後此如

國家再有孝廉方正之舉卞吳二君宜足以當此選矣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予得
見卞吳二君益以信先聖所言閱百世不能改也故備記
其事

錢魯斯傳

君諱伯垌字魯斯姓錢氏江蘇陽湖人錢氏世爲名族居郡城君獨居西鄉之僕射山故又號僕射山樵文敏公以甲科任刑部尙書於君爲季父招君至都下君時方弱冠詩書豪健驚老宿每試輒躋歸里橐筆幕遊以養親乾隆中

純廟將舉第四次南巡之典大學士于文襄使浙江撫臣王亶望奏請

上因杭州以至湖州

命將下大學士程文恭公爭之甚力

上曰朕至湖州非爲遊觀因北方古稱桑土而今民乃不識蠶故欲至彼察蠶桑之法以利北人耳文恭曰

皇上至湖州不得見蠶桑矣守土者必促民伐桑麻而樹桃柳將使嘉湖之民累世不復業

上乃降旨罷之而文襄又致書撫臣言以兩浙耆老意籲懇猶可行浙中例以鹽法道主

大差時江西巡撫陳淮爲鹽法道撫臣諭意君客陳公所陳公以告君君曰閣下能必止其事某當爲具稿陳公曰爲欲委曲請行耳君曰

上意果欲來者守土臣且當陳民間疾苦以止其役況已

奉明文停止耶某斷手不爲此陳公曰吾客足下三年未嘗敢以瑣褻相瀆茲事必須大手筆乃如是恡惜耶君曰某請卽退還山啜粥飲水終不以戀館穀住血海中矣然閣下爲陳少保子孫事若必行何顏見少保於地下君歸而陳公卒以君言不上稟君自是遂以鬻書爲生乾隆丙午朱文正公主試江南榜發無君名流涕曰錢魯斯被放吾真負此行矣君書由董文敏黃文節以追李北海顏平原本於梁嘯堅實不及而流宕轉換時或過之詩筆亦勁健如其爲人以嘉慶十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歲子三某某君書至夥吳楚士大夫家家有之詩若干卷多可誦

者

包世臣曰陳公與余言此事甚德君然撫臣猶必欲舉其役檄紹興知府趙君循湖州河道試

輿舫趙君者忘其名籍其人循吏也潛布木石於河中

輿舫觸之不得行時已迫不及浚役始止後撫臣知之藉案中趙君罷職道出湖州湖州民號泣送之百餘里交恭以輔臣面諍能不負所職而趙君有術以行其仁陳公聞善而能遷皆有可稱獨君以布衣遊食而侃侃爲斯民請命也善夫

黃徵君傳

君諱乙生，姓黃氏，江蘇陽湖人。父景仁，字仲則，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而詩顧深穩，讀者雖歎賞而不詳其意之所屬，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江浙俗名父之子，多以父字爲字，而加小稱，故君字小仲。君自幼從尊甫遊，多識前輩，而端凝寡言笑，又木事文藻，以故無稱於父執。治鄭氏禮，能墨守先儒之說，以通己意，而躬踐之。同邑陸繼輅，才士也，廣交遊，嘗謂余曰：「吾人每有所惑，欲從敗行，念小仲則，妄心自息。」其立身嚴峻，爲人所矜式。如此。乾隆中崇尙漢學，治鄭氏

者尤多。然大略不責躬行。以單詞片義爭勝負。取名譽。君
既不著書。又默無論說。然達於禮管人情之原。以自淑其
身者。莫如君。君又嗜書。攻之甚力。自董文敏後二百年。書
迹靡無可采。君志在復古。嘗曰。書訣多僞。託唯用筆者。天
流美者。地非凡庸所知。是真太傅語也。余嘗從君問筆法。
語在述書近之。能書者踵出。而君實爲始事。君又深於五
行九宮陰陽家言。唯武進董士錫張成孫能領其指。君善
病。每病輒三四月不飲食。亦不困。猶手古拓作書。然自以
爲不工。書成輒塗抹。以故傳書甚少。道光紀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君應。僉以爲名實相稱也。未就徵。

以道光二年三月廿九日卒於家年五十歲君初娶於某
舉一子殤妻亦尋歿繼娶於卜時君已病甚扶掖拜起竟
未能成禮自君以上五世無期功強近難爲擇後嗣余得
交於君最久故述其所知以詔於世云

小仲卒數年同人謂小仲不可無後求於其族得一獨
子廣兩眺之例以爲小仲嗣名志述字仲孫今已二十
五六甚醇謹而能文予未識道光乙巳夏次壻楊傳第
言之如此故附記於後

姚生傳

生諱承謙字季光直隸天津人父逢年進士嘉慶六年由

詔安縣知縣升安徽太平府同知延余授讀生時年
十四到館三日生曰謙在福建知得待先生福建知名士
爭言先生年方弱冠詩文若湧泉不日卽掇巍科今年正
秋試竊觀先生意殊無住於科名何耶余告之曰科名者
入仕之基仕以治民不明於治民之術而得科名諺所譏
學醫者人費也生曰謙自幼未嘗聞人言治民之術今謙
亦欲學之當從何始余授以資治通鑑生一日檢閱十數
卷問之略能言其始末余曰此仍經生射策之技非真學
也通鑑善在先述其事乃敘衆議然後載廷議所從而詳
記其得失於後學者閱其事先爲畫上中下三策然後閱

衆議而驗已見之是否有合。又籌廷議所當從。再閱廷議則後之收效與否已可十得八九。如是則如置身當時之朝端庶幾異日臨事能不惑也。生自是每日止盡一卷一月之後其意與古人合者十常四五矣。乃縱問近日救弊之要余具爲答之。再三辨難以歸于協當。以文多繁複刪問詞而編次類序爲說。緒上下二篇理財用人兵農之要蓋畧備於斯矣。生錄副而題其後曰。謙事先生三月爲著此書其立議淺近而切於事情。中人之所能行。先生之學以救一身之饑寒則不足以致天下於飽煖則有餘。菽粟足而民仁。言近者旨。乃遠。余不敢任。然不能不以爲知言。

也。太平君初娶於某，有三子而歿，繼娶某，有生與生之弟承恩。生之仲叔兩兄皆居里門，唯伯兄隨任以不慧失權於父母。生未周歲時，太平君以所授徒方塊字散於席，生一一持而轉之，字皆正，無倒側者。太平君以爲有夙慧，尤鍾愛。余初至，不習其家事，然每爲生道古人友愛之迹於異母昆弟，尤詳切。生聞之，至再肅然起，白曰：「先生爲謙言故事，而獨諄諄於友愛，異母昆弟得毋疑謙之不悌於兄長耶？」余曰：「子之友於兄與否，吾無能預知。然子以古人成迹返躬自省，此學問之最切近者也。」生默然。數日後，生兄至書室，欲與余語，見生來輒止，而狀殊跼蹐。嗣遇盛暑，生

當午納涼廳事書室爲廳事西廂紗窗光相接生故短視生兄從簾外過而生未起生兄卽牽簾入批生頰生受之惟謹良久乃入書室指痕猶未盡晡後侍坐余語之曰子進矣今子實無罪然吾觀子之色甚愉入書室久之無怨忿之意且若兄前此謹候若聲色而今乃自居家督重督過於子子眞進矣生曰先生謂謙無罪然謙自奉教以後旦夕思數年所以事兄者積戾多矣得兄督過之方自幸稍償前愆况敢怨忿耶其時蓋生從余遊兩月許已世俗授讀以八股六韻爲正經以三八日爲課期不能盡廢生文義本已粗順詩筆亦清澈余爲擇其舊讀文十數篇及

義烏少陵長律數十首使專誦習月餘於余法所得已十之五六余秋試後以事他去而生亦回天津應試余輾側吳越耗問遂隔十九年入都始知生以十五年中式副貢十八年秋試後染疫而歿而太平君亦卒於官其世家及妻子皆不能詳余多識天下奇傑之士然立志不退轉勇於自克通事理近人情未嘗見有能與生偶者也別後閱十二年生之造詣所至不可知然吾知其有進無止也不敢以臆斷失實使無以取信於後世故述生與余周旋時事以傳生之真而寫余之哀思焉

翟孝子傳

孝子諱彩，令姓翟氏，安徽涇縣震山鄉水東人也。生六歲而母氏物故，未幾父雙喜病癱瘓。孝子乞食里中，年十二力能樵採，始罷行乞。每遇里中合食，孝子食必舍肉一飯，卽起告主人以另器持飯與肉歸奉父。主人共愛憐之，稍長改業賣菜，饔飧外有餘錢，多寡悉歸之父。孝子年逾壯，父頗以嗣續爲憂。孝子乃置童養媳，及笄乃成禮。以有二子，父性素嚴，旣久病，尤卞急。孝子故有伯兄，不勝噪聒，遂逃去。久之，父思長子，孝子以有婦代侍，遂告父間關尋覓，竟得伯兄歸。父歡甚，然居月許，伯兄復乘間走，遂莫可蹤迹。孝子終身以爲憾。孝子自乞食奉父，以比其卒，閱三十

有三年。父貯孝子所奉錢於敝簏中。父卒。啟簏積錢三十餘千文。以舉殯。並買地并葬父母及祖父母焉。嘉慶壬戌夏。長子殤於痘。明年春。孝子亦卒。實五十有八歲。

包世臣曰。諺云。久病牀前無孝子。有孝子值事。而兄歸。仍不能居月餘。可以知孝子之難矣。予得孝子之行治。從翟玉山廷珍學博。學博篤行士也。以道光癸卯秋試來白門。持巨卷屬予。展卷則吾邑賢長官及鄉先生題咏具在。大都以孝子行至奇。而未得邀

旌典爲歉。予謂旌別淑慝。

國典也。此自主持風教者之責於孝子。無增損也。計孝子